精之散于周身者也。故精与津原属一而二,二而一之物。其人平日既不藏精,即是津液先伤,及其外受邪风之侵,乃不为太阳中风,亦不为太阳伤寒,而独为太阳温病,乃不宜乎桂枝汤,亦不宜乎麻黄汤,而独宜乎葛根汤。此《内经》《伤寒》之可以通释者也。

抑尤有当知者,藏精之要,初不必限于冬时,然尤以冬时为甚。故《伤寒例》曰:"冬时严寒,万类深藏。君子固密,则不伤于寒。触冒之者,乃名伤寒耳。"温病之成,初不必限于春日,观袁姓少年之呻吟于仲秋可知,然尤以春日为甚。盖春继冬来,于时为迩,冬不闭藏,使扰乎阳,则春不发陈,无能随天地万物以俱生荣也。精之泄,初不必限于男女之间,凡志勤而多欲,心怵而常惧,形劳而致倦,高下必相慕,嗜欲伤目,淫邪惑心者,是皆不藏于精之类也,然尤以直耗肾精为甚。故吾人可作结论曰:"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。"必,犹言多也。此经旨之所当达观者也。

虽然,余走笔至此,窃不禁凛然有所惧焉。所惧者何?曰:人 将以本案为根据,而伸其温病伏少阴之说,盖所谓少阴云者,指足 少阴经肾言也。余曰:肾精亏耗者,全身津液不足,一旦外受邪风 之侵,无能祛邪,反易化热,此犹为抽象之言,差近于是,犹曰:平素 肠胃虚寒者易患桂枝汤证,同不失为平正之论。若必欲一口咬定 温病之邪气久伏于肾,则犹曰中风证之邪气必久伏于肠胃,其可通 乎?不特此也,小儿天真烂漫,肾精不耗,为何患麻疹等一类温病 特多?盖为其纯阳之体,长育之日,需津既亟,化热自易,初不关肾 家事也。奈何温病伏于少阴,发于他经之说,竟亦风行医林,斯乃 不可解者。

谓此证初起,即宜人参白虎汤及竹叶石膏汤,使其热势渐杀或 当挽救一二。门人刘仲华治安徽林振羽病亲见之。始由某医误汗 误下,诸证皆备,刘用白虎汤加西洋参、生地、犀角,二剂后始有转 机,十余日方见霍然,治法差谬,生死攸关,是不可以不慎也。又按 犀角、生地能清脑中上冲之热血。恽铁樵治王鹿萍子脑中热痛,用 之奏效,亦其一证也。